

悠游·十八湾
新疆二题

| 迟悟 文 |

从赛里木湖到伊宁

赛里木湖距乌鲁木齐近600公里,距伊宁市160公里。当天游完赛里木湖,就“近”夜宿伊宁。

赛里木湖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,名副其实的“山脊梁上的湖”,古称“净湖”,是新疆著名风景之一。几天来为我们开车的司机不怎么说话,一心开车,到赛里木湖主动跟我说:“湖水非常蓝,蓝得像块玉。”说的时候表情非常夸张,那意思望一眼会记一辈子。

遗憾的是,看到后我没那种感觉。

不是湖水不蓝,她确实如传说一样,是那种纯净、那种灵动的清澈见底的蓝。我之所以未被所动,因为到过西藏的心里住有一系列的湖:纳木错、羊卓雍措、玛旁雍措,等等。赛里木与她们任何一个比,都“稍逊风骚”。

不过,我觉得赛里木湖的美除了水以外,还在于她的岸,这是西藏的湖没有的。记忆中西藏的湖没有这延绵起伏的岸边与滩涂。赛里木湖的岸开阔而平坦,且不是一种地貌,有的是草甸,有的是山丘,有的是沙土。据介绍这里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。也许这些地貌得益于暖湿的气候。蓝天的俯视下,湖水的衬托下,这色彩丰富、形状不一的地貌,看过去就是另一种无边无际的湖光山色。

为了让游客充分饱览这湖光山色,沿湖建有环湖大道,总计70多公里。游客车辆可以开上大道,道边设有多处停车休闲玩耍的平台。平台边建有栈道,往下到湖边,往上到山丘。湖呈椭圆形,转一个弯,景相似又有不同。如果是草甸,会看到白色圆形的毡房,会看到马群在吃草。当地人在草甸上圈有跑马的围栏,花50元,可以骑一个小时。沿岸而行,随意可休息,随意可游乐。岸边,从游船到秋千,从直升机到滑翔机,从

骑马到骆驼,应有尽有。还有汽车旅馆、木屋旅馆、蒙古包旅馆,等等,也是鳞次栉比。

从赛里木湖出来,驱车两个小时到伊宁。傍晚,天色到21点后才全部黑下来。在这古称西域的地方,天比内地凉,夜比内地晚。本想到这个伊犁州州府所在地伊宁街头转转,但晚风夹有浓浓的冷意,怕受凉,便早点回宾馆休息。

伊犁,一个在历史曾与无数名人连一起的名字。1841年,民族英雄林则徐被贬,便是发配到伊犁。然而林公在此报国情怀未减,率各族人民开垦荒田,兴修水利,造福边疆。至今这里还留有“林公井”等遗迹。想起林公那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名言: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时,不禁抬头看看伊宁的天空,发现一轮明月格外明亮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。不论过去还是现在,不论新疆还是内地,何时都需要林公那置生死以度外、救民众于水火的精神。

林公大概未去过赛里木湖,湖边没有纪念他的碑亭。有的是摆着各种姿势,与湖水一遍又一遍合影的人流。

独库公路上的“英雄”与“驴友”

如果问哪条路近年网上最红最火,非新疆独库公路莫属。

新疆行第八天,我打卡了这条最红的路。当天下午从那拉提景区下来,10公里不到,上了独库公路。

独库公路全程基本是盘山公路。

来之前,以为在平坦的大道,两边绿树成荫,草原一望无边,牛羊成群;接连不断葡萄园蒙古包一闪而过;一路上瓜果飘香,蓝天白云,美景如画。未曾想是一条大山中的盘山公路。

独库公路美,美在山险,而不是我想象的浪漫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天山如一道屏障横隔在南疆北疆之间,往返要花七八天时间。为巩固边防,加强战备,国家决定打通屏障。为此驻疆部队前赴后继,用了20年时间,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全面贯通。其中崇山峻岭、深山峡谷300多公里,悬崖峭壁有100多公里,筑路之艰难创世界之最。160多位子弟兵,在筑路中把生命永远浇筑在独库公路上。

淮安作家于兆文,曾经以800名淮安籍战士,不畏艰险,与死神为伴修筑此路的故事,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天路淮军》,可歌可泣,非常感人。

现在公路边在一个叫乔尔玛山坡下,建有筑路烈士纪念馆。车过此地,我们停下来。馆前有35元的一束鲜花出售。看到一位衣着鲜艳的大妈双手捧一束花进来,有一种莫名的感动。这是缅怀的花,感恩的花。

我自己,来疆一周,零零星星不知花费多少,这35元绝不能省。

独库公路南始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,北至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子山区,全程560多公里,是当初打通南北疆通道的一部分。

筑路英雄今天已退到幕后,现在幕前的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“驴友”。一路上背着包徒步的,推着小车徒步的,骑自行车摩托车的,还有自驾的,不计其数。走到风景好的地方,他们便安营扎寨,一边做直播,一边慢慢欣赏。一位北京驴友,开着房车带着一套冰淇淋设施,在路边制作冰淇淋出售,挣够钱了,再往下一站。

独库公路,显然已成为驴友的嘉年华,想不红都不行。

当初筑路海拔有多高,路有多险、冰川有多厚,今天就有多么美。全程海拔2000米以上,有的达到3000多米。海拔越高,天空越蓝,当你看到山路仿佛在湛蓝的天空中穿行的绝妙画面时,也许就是筑路最困难的时候。有的山峰常年积雪,山路盘旋上升,当你从山底到山顶,会看到山峰皑皑白雪,山坡绿茵覆盖,山谷溪流湍急。低处要戴面罩防晒伤,高处仿佛进入秋冬,一天四季的景致就这样奇葩地出现在你眼前。

独山子一段海拔3200米垭口处,有一片雪场,居然一年四季可以滑雪。很多人在此打卡,租一轮胎,从上面滑下来。

但真正进入冬季,为确保安全,独库公路是封闭的。当地人告诉我十月封,次年六月下旬才开封。

当然,英雄们筑路时,是不分季节,再冷也要上。

情趣·健康桥
苏黎世的科技馆

| 符志刚 文 |

在位于苏黎世郊区约30公里处的温特图尔,有一家叫Technorama的科技馆。这是一个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高级的科技馆了,这里是求知欲旺盛的孩子们的天堂,也是每一位成年游客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。

整个科技馆占地约2万平方米,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。设计者依托自然的河道、池塘和林中径,错落有致地设置了20多个沉浸式的互动项目,有传统的荡秋千、攀岩、千斤石、升降机、传声筒和接力水车,有现代的音乐雨伞、喷泉走廊、浪漫雾道、急流漩涡和台风机,更有新奇刺激的高台水箱炮,令每一位游客终生难忘。

为了寻找这种感觉,我们全家老小决定实地体验一下。我们首先沿着扶梯,登上高达30多米的瞭望台,但见台顶两侧各有一股涓涓细流,沿着略为倾斜的平台,潺潺汇入一只高悬于平台顶端的巨大玻璃水箱内,每隔20分钟左右,水箱被注满,箱底便会自动打开。在游客们齐声呐喊的倒计时数“3-2-1”中,只见箱中数十吨水化作一道白练,凌空飞泻而下,在重力惯性作用下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直扑位于台底水塘的一只矩形大铁箱内,只听“轰”的一声,激起一根冲天水柱,倏然升腾到五六十米的高空,形成一道铺天盖地的巨大水幕,向高台上的游客们席卷而来。我们尚未反应过来,就已被淋成了一只只落汤鸡,顿时激起惊叫声一片。

尽管时值盛夏,但微风吹拂下,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我们还是冷得瑟瑟发抖。女婿连忙把我们领到位于科学馆一楼的快速烘干房,钻进去对着暖风吹拂5分钟左右,身上就暖融融的了。

余兴未尽的我们,又在大外孙的牵引下,来到室外台风机前,体验狂风的威力。出风口标有一到九级的风速,只要按下某一等级的按钮,机器出风口便可瞬间送出对应速度的风。调皮的大外孙嬉笑着抢上前去,快速按下了九级风速的按钮,一下子把位于出风口的我夫人和女儿吹得七倒八歪,直往七八米开外的一处斜坡上倒退。我也上前实地体验了一把,但觉疾风把脸刮得生疼,连脸部肌肤都起皱变形了,迎风逆行,更是步履维艰,双腿像灌满了铅似

的沉重。这个实验,让你逼真地感受到了台风的威力。

如果说科技馆室外的项目侧重体现趣味性的话,那么室内项目则更注重知识性、新奇性。室内共分三层,一层除了检票处、餐饮休息区、各类文创产品展示销售区,还有若干个生物实验室,包括生命的循环过程、神奇的微生物世界等,并且人人可以通过莱卡显微镜来仔细观察;二层和三层则全部是互动体验区,电、磁、自我感知等物理现象或数学知识,都可以通过分布在6500平方米范围内的500多个实验站,得到真正的理解。在这里,不仅允许游客尝试、触摸、搅拌、触发和自己动手,而且鼓动大家这样做。通过亲自动手,让你了解自然现象,进而激发科学思维的洞察力,这是这个馆最大的亮点和魅力所在。

印象最深的室内项目,当数三楼的轨道滚珠。偌大的展厅里,赫然陈设着十几架体型庞大的木质机器,或修长轻盈,或丰满肥硕,有些类似于放大的钟表内部构件,纯粹是使用实木做成的数百、上千个部件,精心组装成一个个结构复杂、操作灵活的“大家伙”。你可以把彩色的木球(滚珠)放入轨道出发点,按动木柄,通过一连串的操作,将木球推送到最高处,然后任球自由滚落,在“叮叮当当”穿越了N个或明或暗的内部轨道后,滚落到机器末端的凹槽内。这个实验可以帮助游客了解复杂的钟表制造原理,以及重力、抛物性、惯性等物理知识,极具“世界钟表王国”——瑞士的地域特色,更令我联想到了特洛伊传说中神奇的木牛流马。

此外,这家科技馆还定期举办各种专题展示,涉及气体、臭氧空洞、温室效应、超导照明和激光等,工作人员除了耐心地讲解各种知识、回答你所提出的各种问题,还会亲自带你操作各种实验。这对追求新奇刺激的游客们来说,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

可不,这么多新奇好玩的互动体验项目,也把年近花甲的我们久违的童心充分激发出来,与孩子们一起玩得不亦乐乎,直到夕阳西下,才依依不舍离开。

朋友,如果你有机会到苏黎世游玩,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科技馆哦。



喝酒 插画 戒锋